

► 权延赤文集

餐桌旁的领袖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权延赤文集

餐桌旁的领袖们



权延赤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权延赤文集

(餐桌旁的领袖们)

权延赤 著

责任编辑:冀步良 李明辉

封面设计:大盟文化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6

字 数:2100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套

书 号:ISBN 7-204-04044-9/I·729

定 价:298.00 元(共九部十一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邓小平的炊事员不干了	(1)
政治局戒烟失败	(15)
颐年堂里毛泽东扫雷	(24)
中央全会上一个首长哭了	(32)
北戴河会议上抢吃西瓜	(35)
胡志明的警卫腰围暴胀	(41)
毛泽东“站”在水中“谈判”	(47)
周恩来与许世友赌酒	(55)
许世友喝酒选将	(65)
薄一波的“山药蛋派”	(75)
周恩来眼神指挥服务员	(83)
邓颖超踏雪怀故人	(97)
林彪颠摩托治怪病	(100)
“九大”生了九个孩子	(111)
周恩来的玉米面糊糊	(122)
江青在大会堂“调动三军”	(129)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137)

用真诚胜了“策略”的刘少奇	(147)
王光美出狱之后	(158)
疏散到广州的老干部	(173)
朱德与董必武比长寿	(192)
朱德为彭德怀伤感	(203)

邓小平的炊事员不干了

风暴过去，满天星辰都沾了霜花一般，闪着朦胧而寒冷的光辉，亦惊亦忧地俯瞰大地。

天安门广场静悄悄；如潮的人群，如山的花圈梦一样消失了，只剩人民英雄纪念碑独个儿神情郁郁，四周围人迹缈缈。

地面湿漉漉，据说是水洗过。据说广场本是洒了鲜血，据说花圈丛中本是挂了许多小瓶子，瓶里的液体血一般鲜红。这些小瓶随同悼念总理的花圈被一道清除了。

这是 1976 年的“四五”之后，相当多的人都以为邓小平“像启明星一样坠落了”。人们在猜测他被抓被关？是死是活？

“四五”前后，邓小平的情况始终还是个谜。和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言比较起来，原中南海服务处处长、现中直机关老干部局副局长李维信对我的讲述就未免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不过，唯其平淡，才觉真实，才使我有了后来的回味无穷……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职。组织上派我去他那里工作。他当时住在宽街的一所古老的宅院里，那房子现在

为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所居。

上面派一个加强班负责警卫，由一名副指导员带领。说实在的，“文化大革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事沉浮如此剧烈频繁，我早已见惯不怪，可是邓小平的炊事员居然还没悟过这个理儿，居然甩手不干了。

我到了宽街，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炊事员。

“报纸上到处都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怎么好再干下去？”炊事员皱起眉头望我。

“你管那么多干啥？”我说，“这是组织交待的工作。”

“组织上让我划清界线。”

“这种事你又不是没经历过，还要我怎么说……”我嚅嚅牙花，不好直说就绕着说，“你在这里干不是划不清，不在这里干也不等于划清了。”

“不干了这不就是个态度？”

“不干了，说你是故作姿态，想蒙混过关，你还是划不清。干下去，说你组织观念强，没人找你麻烦也说不定。你信不信？”

炊事员直摇头，不相信。他走了，邓小平这里没了炊事员。幸亏还有他年迈而坚强的继母，这个家才炊烟不断，保持了家庭生活所特有的那种温馨。

邓小平家中的两名服务员也不干了，据说还是亲戚，也说要划清界线。我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说明这是组织决定，如果她们走，就还得换人来。影响面扩大了不好，组织要求她们留下来继续做好服务工作。她们还听劝，终于

留下来。

两个月后，炊事员回来接着干了。经过十年的反反复复，人都生了头脑，总要长见识，大概他也从周围人那里体会到“今非昔比”，看出了人心所向，不似“文化革命”初起时的情景。他回来干得还好。

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突变还是身边工作人员微妙的情绪波动，邓小平都泰然处之。他每天寡言少语，在庭院里一圈圈地散步，有时也割草。他干得非常仔细，像是做一件细致的工艺活儿；将草一根根割下来，摆放整齐，在太阳下晾晒……

在宽街这座年岁已久的迟暮的宅院里，邓小平又开始散步了。“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被打倒，“流放”江西时，便是围绕小小的院子这样散步——

“每天的生活很单调，但也有规律。早晨，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一起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老祖母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有人看守监视着绝对不许外人进入他们的宅院。邓小平每天就寝前总围着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一小时。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一圈一圈地走着。有时祖母养的小鸡也跟在他的脚后结队而行。天长日久，他的脚步踩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他在为过去、也为将来深思熟虑着……”

邓小平由于个子小，喜欢说句玩笑话：“天塌下来有

高个子顶着。”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承认不承认，也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思想信念，保留或坚持什么样的个人观点，但历史已经不可改变地证明，他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巨人。当他那四川人所特有的宽直的双肩承载着沉重的历史思考和责任感，“一圈一圈”地，“脚步踩出了一条细细的小路”时，他的女儿邓榕有过这样的描写：

“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

只有将个人命运与整个民族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并且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的人，才可能具备这种“达观”。

现在，邓小平依然是一圈又一圈地散步。他若坐下来，会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所以，比较而言，身边无论亲人还是工作人员，宁愿看到他一圈又一圈无休止地走下去。

李维信悄悄地坐在荫凉里看小人书。那是卓琳抱来送给他看的，有成套的《三国演义》，也有散本的连环画。

“怪寂寞的，你看看书吧。”卓琳就说了这么一句。

李维信却十分感激。他等于是“陪绑”，深居简出这座迟暮的宅院，日子确实不好打发。那从远涉大洋留学法国到烽火揭竿、领导百色起义，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一生纵横天下、叱咤风云的邓小平，一旦

局限到这迟暮的小宅院里，又将是什么感觉？

这一年，邓小平已是七十二岁，但是没有人尊称他“邓老”，所有人熟悉的最尊重的称呼仍是“小平同志”。这不仅是历史形成的，更由于他的身体、性格和精神状态无法叫你称他“老”。

人老不老，不能简单以多大岁数为标准。活一百岁的人，七十岁仍在盛年；活五十岁的人，四十岁已届暮年。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仍然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吸烟香，身体强。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仍然坚持冷水浴——不怕冷，骨髓盈。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仍然酷爱游泳，嗜好桥牌。他说：“我能游泳，尤其是在大海里，这说明我身体健康；我能玩桥牌，说明我还头脑清醒。”何况，他对于桥牌，不是一般的玩角儿，堪称是世界级。他身居高位，仍追求普通人的生活，并且童心不泯。打桥牌输家必须在桌子下爬一趟，他虽生性好强，实力很强，但偶尔输了，也决不例外，坚持要爬。“这是玩牌的规矩嘛！”这种“玩牌的规矩”在政治生活中也有类似反映。他一旦在政治斗争中遇挫，被局限于古老的小宅院时，也能泰然处之，不会气急伤身。“这是政治斗争的规矩嘛！”他可以等待时机实行自己的主张，这也是“绵里藏针”。

七十二岁的邓小平，没有“头上花菱”、“顶中光灭”、“本座失乐”、“两目频瞬”、“衣衫弛漫”一类的“天人五

衰”的任何征象；他身体不臃肿，眼皮不耷拉，肌肤不干滞，脚步不蹒跚，更不会仰靠坐椅，张嘴向天……

当李维信第一次走进这所迟暮的宅院，同邓小平握手时，他感到那股劲头那股力量顺着他的胳膊和肩膀，直颤抖了他的半个身子！

李维信说起小平的散步，可以深入细致，滔滔不绝。观察日久，感受自然深。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在十八所工作时，邓小平喜欢那里花木繁茂，绿阴浓郁，便常常对他关照一声：“花开得好时，告诉我一声来散步。”

李维信多次陪邓小平散步，更多次地观察邓小平散步：

——他不会踱慢步，习惯急速走；步子越快，眼睛越亮，情绪越高涨。

——他跨入庭院时，目光环顾着一扫；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里藏着犀利。

——初散步，或者说走前三圈，那脚步说不上急速，也绝不是拖沓，而是匀速向前。他的两眼目光微敛，仿佛要独自静心，寻找体味什么；渐渐地，朦胧的两眼漾出一种静谧无言的遐想，或者是深邃隽冷的思考。

——一旦捕住了什么，他的脚步便开始加快；像是要追逐到那电石火花一样闪过的念头，像是怕那线索中断，目标稍纵即逝……他加速再加速。

——毛毛曾回忆说：“看那种又快又踏实、急速的步子，我心里想，他的信念、想法和决心也许变得更明确、

更坚定了，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

——我有同感。当那步子陡然一缓，邓小平的头便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所熟悉的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时藏着犀利……

——于是，我也松了一口气。我明白，他的一些想法已经悄悄酝酿成熟，有朝一日会冒出头来，并且一飞冲天……

据说，巨星陨落，总伴有异兆。

这一年，有雷自唐山方向来，地大震；山岳摆簸，暴雨如注，楼倾城陷……

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颗巨星先后陨落。

邓小平仍然在宽街这座迟暮的宅院里一圈又一圈地急步而行。只是脚步深重了许多。因为他的心境沉重了，忧虑和责任感都变得越来越沉重。

他也遇到一点小麻烦，就是前列腺炎。当他散步时，李维信有时就须到 301 医院拿药，联络专家医师来诊治。

地震后，邓小平由于前列腺炎，发生排尿困难。李维信给 301 医院打电话，医院派人来给插了管子。由于不慎感染，打针效果不明显，医生说：“很危险，非住院不可。”

李维信立刻向有关方面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接着，又给 301 医院院长挂电话，请医院做好准备。他说：“红

旗车一来我们就出发。”

傍晚，汪东兴的秘书终于回来电话：“同意住院治疗。”

红旗车又开进了宽街这座迟暮的宅院；房屋依旧，却生出一种久违的感觉。

邓小平住进 301 医院六楼，整个楼道只住了他一个人。是重视还是保密？过去李维信来医院联系医师及取药，都不讲邓小平三个字，只讲代号。其实医师和司药心里全明白，听见代号就知道为谁看病，为谁取药。现在住院，虽然报纸和广播每天口诛笔伐，但叶剑英做了明确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两个“一定”，说明了什么？至少叶剑英也是有预感，有想法，甚至是有了具体打算和准备……

邓小平的手术很成功，党和国家的手术也很成功——“四人帮”这个瘤子被割除了。

术后的邓小平身体恢复很快，当他一支接一支吸起烟时，不但表明了“吸烟香，身体强”，而且显示着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能够使党和国家也迅速恢复健康，发展壮大。

他什么文件也看不到，不了解情况是不好下决心采取行动的。他将目光投向李维信，那目光比语言还传神。

李维信每周来 301 医院两次，探望邓小平，看生活上有什么需要解决的。他从 1951 年进中南海，就一直为中央首长做服务工作，善于从一瞥目光、一个微笑或是一声

轻咳里察知首长的想法和意图。当他的眼睛和邓小平的目光相遇时，立刻走到这位老革命家面前。

“首长有什么事吩咐？”

“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下来了吧？”

“下来了材料之一，后面还要下。”

“传达到哪一级？”

“全体党员都传达到了。”

“你帮我反映一下，我要求看到文件，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我要求看一看。”

“行，我马上汇报。”

邓小平的要求合情合理。他虽然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他仍保持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没有人也没有理由能拒绝他的这一要求。

很快，李维信将粉碎“四人帮”的材料之一交到了邓小平手中。

邓小平接过材料时，手里仍然夹着烟。他不忙不迫地将材料举在面前望一眼，然后朝李维信点一点头。

李维信退到一边，邓小平开始看文件。他看得认真，可以说聚精会神，有时嘴唇还轻轻蠕动，那是无声地阅读。他的目光犀利，缓缓扫过字里行间；当他的目光自上渐渐扫到下时，有时又跳到上面，将看过的重要部分再重新看一遍，然后再翻页。

他终于读完了材料，放到一边，续燃一支香烟，重新将目光投向李维信：“坐这里，坐过来。”

李维信坐到邓小平身边。

“我看呀，不需要之二、之三了。”邓小平深深吸一口香烟，略有屏息，痛快地将烟喷出。长长的烟柱直撞到茶几上才翻卷着朝四周弥漫开。他微微一笑：“材料之一就说明问题了。”

“没错，‘四人帮’把国家搞到崩溃的边缘，老百姓早恨透他们了。”李维信说着，朝门口瞟一眼，忙起身让开一边。专家和医生们来查房，为邓小平研究病情和治疗情况。他们脸上带了轻松的笑容。粉碎“四人帮”后，他们和人民大众一样都舒了一口气。

“小李，不要走。”邓小平招呼站到门口的李维信，“你也进来听听。”

李维信回到病房，听专家介绍病情和治疗结果。愉快轻松的笑声贯穿了检查和研究的全过程。

送走医生，邓小平两眼闪闪发亮，情绪很高。他将医生劝说少吸烟的话搁置一边，又吸燃一支香烟，兴致勃勃地问李维信：“再谈谈，外面有什么新闻？”

李维信眉毛一展，嘿嘿地笑出声，他生得肌厚肉重，开心时，圆胖胖的脸上便泛出红光来，带着鼻音瓮声瓮气说：“还真有一条地道的爆炸性新闻呢。”

“怎么就是地道的，那还有不地道的了？”邓小平的一双大眼闪烁出孩子一样天真好奇的波光。

“地道的就是真爆炸，不是比喻或形容。”李维信做着手势说了那条“爆炸性新闻”。那是邓小平的女婿，骑了

一辆国产摩托车。出门时，气缸爆炸了。金属碎片炸飞出去，炸到了哨兵。

“伤人了吗？”邓小平关切地问。

“没伤。”李维信摇头，“气缸片炸到哨兵的大衣上，没多大劲。”

邓小平松口气，随即发出感慨：“咱们好多事情就是质量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还一个劲自己瞎吹。那个‘风雷’号远洋轮，我说质量不行，江青就跟我吹，又跟我吵。她整天空喊解放全人类，就是不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生产力，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那才是反马克思主义呢。”

李维信本是随声附和，下意识地点着头，听到后面几句，眼睛顿时一亮：可不是吗？“文化革命”十年，整天喊解放全人类，自以为最革命，却严重破坏了生产力；若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那还谈得上什么革命和解放？

“是这个理。”李维信朴素地说，“我们老区不少地方到现在还吃不饱穿不暖。自己都没过好，还说别人应该像我们一样获得解放，人家信吗？”

邓小平为这句实在话笑了，转个话题说：“我的电视机坏了，你帮忙找人修修。”

“没问题，”李维信接受任务一般，“我找人修。”

他将电视机抱到广播电视部技术机要处，找了一位管扩音的熟人，说：“帮个忙，把这部电视机修修。”

“先放下吧。”

李维信把嘴贴过去，小声地：“这是邓小平的。”

“嗯？小平的！”这位熟人略一怔，马上来了热情。
“邓快出来了，这是人心所向。我马上修。”

不久，解放了一批老电影。李维信拿来十几部解放的影片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并未对这十几部电影获得解放而满意。他说：“不止十几部好电影吧？过去许多片子都是好电影，都可以拿出来演么。”

稍停片刻，邓小平带着回忆的神情，一字一板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牺牲了多少烈士，我们活着的是幸存者。老电影要解放出来，老同志更要解放出来……”

夜深了。

李维信睡不着，搬把椅子坐到院子里。

今夜星光灿烂，仿佛有人将光明的种子播撒遍了整个蓝黑色的天空。他心里潮起潮落，零星往事，无论大小巨细，都如星斗一样在记忆中浮现出来，明光闪烁，星斗浮出越多，点点滴滴的光芒渐渐交织融和，使整个心境变得明亮清澈起来……

他是山东临沂人，吃地瓜煎饼长大。那东西是在火上干煎出来，又硬又韧，卷了大葱在嘴里充分咀嚼才能咽下。大约是咀嚼充分的缘故，临沂人都是方面阔腮；大约是唾液充分酶化了食物，营养不多却吸收充分，临沂人都有副粗壮敦实的身架骨。打日本人，打国民党，英雄好汉出来不少。